卻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，欲再往訪之。關公曰：“兄長兩次親往拜謁，其禮太過矣。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，故避而不敢見。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？”玄德曰：“不然。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，五反而方得一面。況吾欲見大賢耶？”張飛曰：“哥哥差矣。量此村夫，何足為大賢！今番不須哥哥去；他如不來，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！”玄德叱曰：“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？文王且如此敬賢，汝何太無禮！今番汝休去，我自與云長去。”飛曰：“既兩位哥哥都去，小弟如何落后！”玄德曰：“汝若衕往，不可失禮。”飛應諾。

　　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。離草廬半里之外，玄德便下馬步行，正遇諸葛均。玄德忙施禮，問曰：“令兄在莊否？”均曰：“昨暮方歸。將軍今日可與相見。”言罷，飄然自去。玄德曰：“今番僥幸得見先生矣！”張飛曰：“此人無禮！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，何故竟自去了！”玄德曰：“彼各有事，豈可相強。”

　　三人來到莊前叩門，童子開門出問。玄德曰：“有勞仙童轉報：劉備專來拜見先生。”童子曰：“今日先生雖在家，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。”玄德曰：“既如此，且休通報。”吩咐關、張二人，只在門首等著。玄德徐步而入，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。玄德拱立階下。半晌，先生未醒。關、張在外立久，不見動靜，入見玄德猶然侍立。張飛大怒，謂云長曰：“這先生如何傲慢！見我哥哥侍立階下，他竟高臥，推睡不起！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，看他起不起！”云長再三勸住。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。望堂上時，見先生翻身將起，忽又朝里壁睡著。童子欲報。玄德曰：“且勿驚動。”又立了一個時辰，孔明才醒，口吟詩曰：

　　　　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

　　孔明吟罷，翻身問童子曰：“有俗客來否？”童子曰：“劉皇叔在此，立候多時。”孔明乃起身曰：“何不早報！尚容更衣。”遂轉入后堂。又半晌，方整衣冠出迎。

　　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，面如冠玉，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玄德下拜曰：“漢室末冑、涿郡愚夫，久聞先生大名，如雷貫耳。昨兩次晉謁，不得一見，已書賤名於文几，未審得入覽否？”孔明曰：“南陽野人，疏懶性成，屢蒙將軍枉臨，不勝愧赧。”二人敘禮畢，分賓主而坐，童子獻茶。茶罷，孔明曰：“昨觀書意，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；但恨亮年幼才疏，有誤下問。”玄德曰：“司馬德操之言，徐元直之語，豈虛談哉？望先生不棄鄙賤，曲賜教誨。”孔明曰：“德操、元直，世之高士。亮乃一耕夫耳，安敢談天下事？二公謬舉矣。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大丈夫抱經世奇才，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？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，開備愚魯而賜教。”孔明笑曰：“願聞將軍之志。”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：“漢室傾頹，奸臣竊命，備不量力，欲伸大義於天下，而智朮淺短，迄無所就。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，實為萬幸！”孔明曰：“自董卓造逆以來，天下豪杰并起。曹操勢不及袁紹，而竟能克紹者，非唯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眾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曆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地，非其主不能守；是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國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；今劉璋暗弱，民殷國富，而不知存卹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冑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彞、越，外結孫權，內修政理；待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，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大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。唯將軍圖之。”言罷，命童子取出畫一軸，掛於中堂，指謂玄德曰：“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。將軍欲成霸業，北讓曹操占天時，南讓孫權占地利，將軍可占人和。先取荊州為家，后即取西川建基業，以成鼎足之勢，然后可圖中原也。”玄德聞言，避席拱手謝曰：“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，使備如撥云霧而睹青天。但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，皆漢室宗親，備安忍奪之？”孔明曰：“亮夜觀天象，劉表不久人世；劉璋非立業之主：久后必歸將軍。”玄德聞言，頓首拜謝。只這一席話，乃孔明未出茅廬，已知三分天下，真萬古之人不及也！后人有詩贊曰：

　　　　豫州當日嘆孤窮，何幸南陽有臥龍！

　　　　欲識他年分鼎處，先生笑指畫圖中。

　　玄德拜請孔明曰：“備雖名微德薄，願先生不棄鄙賤，出山相助。備當拱聽明誨。”孔明曰：“亮久樂耕鋤，懶於應世，不能奉命。”玄德泣曰：“先生不出，如蒼生何！”言畢，淚沾袍袖，衣襟盡溼。孔明見其意甚誠，乃曰：“將軍既不相棄，願效犬馬之勞。”玄德大喜，遂命關、張入拜，獻金帛禮物。孔明固辭不受。玄德曰：“此非聘大賢之禮，但表劉備寸心耳。”孔明方受。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。

　　次日，諸葛均回，孔明囑付曰：“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，不容不出。汝可躬耕於此，勿得荒蕪田畝。待我功成之日，即當歸隱。”后人有詩嘆曰：

　　　　身未升騰思退步，功成應憶去時言。

　　　　只因先主丁寧后，星落秋風五丈原。

　　又有古風一篇曰：

　　　　高皇手提三尺雪，芒碭白蛇夜流血；

　　　　平秦滅楚入咸陽，二百年前几斷絕。

　　　　大哉光武興洛陽，傳至桓靈又崩裂；

　　　　獻帝遷都幸許昌，紛紛四海生豪杰；

　　　　曹操專權得天時，江東孫氏開鴻業；

　　　　孤窮玄德走天下，獨居新野愁民厄。

　　　　南陽臥龍有大志，腹內雄兵分正奇；

　　　　只因徐庶臨行語，茅廬三顧心相知。

　　　　先生爾時年三九，收拾琴書離隴畝；

　　　　先取荊州后取川，大展經綸補天手；

　　　　縱橫舌上鼓風雷，談笑胸中換星斗；

　　　　龍驤虎視安乾坤，萬古千秋名不朽！

　　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，與孔明衕歸新野。